

一对美国科学家夫妇的中国情结

○ 王雨佳 苏 蕊

当寒春与她相伴 50 余载的丈夫阴阳两隔时，她的反应令中国友人颇为不解。她先是仔细咨询了丈夫不久前植入的那台心脏起搏器的价格，随后坚持要求将其取出，并移植给其他无力负担此费用的患者。当被问及想要将丈夫的骨灰装入哪种样式的骨灰盒时，她直言道：把这样的心思花在逝者身上，毫无意义。

熟识这对夫妇的人常将性格直率、作风泼辣的寒春，与她那位语气温软、有着一双灰色眼眸的丈夫阳早相比较。事实上，两人秉持着共同的理想信念，都致力于践行中国革命的理想追求。2004 年，这位刚痛失丈夫的妻子成为首位获得北京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但这份殊荣的取得，靠的从来不是在官场里阿谀奉承那一套，而是扎根基层的实干与拼搏。

中国在阳早与寒春的结缘中扮演了机缘巧合的角色。阳早考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学，与寒春的哥哥韩丁同住一室。韩丁一生曾 3 次来华，1945 年结束了他青年时期的第二次在华工作后归国。在他的影响下，阳早潜心研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仅凭“小米加步枪”便能抵御日军强大武力一事深感震撼。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的乳制品专家，他先被派遣至上海，随后又分至长沙。当从国外引进的牛群未能如期抵达时，他说服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批准他前往延安，加入了实验性质的光华农场。

与此同时，寒春的求学之路则明显更偏理论研究。她先后在本宁顿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物理学，随后便被招募参与“曼哈顿计划”，成为研制首枚原子弹的极少数女性科研人员之一。1945 年 7 月 16 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以南的沙漠中，她目睹了“小玩意”的引爆过程。在那诡异色彩交织的超现实瞬间过后，紧跟着的是满目疮痍。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参与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但其所蕴含的潜在毁灭力量却让她不寒而栗。（寒春仅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未参与我国核武器研发。）

寒春与阳早依靠书信往来维系着异地恋情。阳早在延安工作数月后，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于 1947 年 3 月 19 日重新攻占了这座城市。此后一年间，阳早带着牧群辗转于山间，一心想要避开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当地共产党正积极争取民众支持，其兵力以一抵十，最终击败了敌军。

1948 年 3 月，寒春抵达上海，并通过宋庆龄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中



国福利会的安排下，寒春第一次来到陕北。她的同行者史克，是韩丁的女友，后来成为韩丁的妻子。史克具备专业的护士资质，于是最理想的掩护方案便是让两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河南中牟，协助教友会的医疗工作。然而，此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寒春在途中感染疟疾，还患有多种其他疾病，险些丧命，不得不返回上海休养。康复后，众人又筹划了另一套方案，沙博理在其自传中记述了这段经历，只是他在书中用“海伦”这一化名指代寒春。寒春与沙博理假扮成一对夫妇，向来对衣着毫不在意的寒春，也身着华服参与此次行程；而沙博理那位素来讲究仪容的中国妻子凤子，却换上朴素土旧的衣服，扮演他们从乡下带来的保姆。寒春与阳早重逢后，二人于次年 4 月成婚，并在定边县的一处窑洞安家。该县如今隶属榆林市管辖。

他们自此开始从事畜牧养殖，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到这片相对荒凉的地区。这里物资匮乏且属于风沙荒漠草原地貌，一切都需要不断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此前，心存怨恨的国民党军队拆毁了所有木门，烧毁木料，还砸坏了每户人家的炊具，使他们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当地铁匠不得不重新铸造钉子，还得打造锤子、锉刀和钳子，以供生产使用。寒春时常感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产热情与精神面貌，与她当年参与“曼哈顿计划”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晚年时，她这样说道：“美国政府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制造毁灭人类的东西上，而在这里，所有人白手起家，倾尽心力去建设、去创造。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道路。”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北京出生。当时，寒春为寻求更安全的产后护理专程前往北京。1952 年 10 月，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怀六甲的她受邀在会上发表讲话。作为曾在美国从事研究的核科学家，她在会场当众谴责军备竞赛，为自己曾间接造成无数平民伤亡而深感愧疚，并反思自己过去那种过于客观中立的科研心态：“我对科学钻研得越深，就越是信奉‘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现代科学的毒瘤。正是因为将科学与社会割裂、将科学与人类及生命剥离，我才会

战时期间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

为了扩大家庭规模，夫妇二人迁居至西安北郊，1955 至 1966 年间在此定居。在早期，条件极为艰苦，加之居住在渭河洪泛区，境况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未接通市政供电，草滩奶牛场多年来只能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牛奶冷藏。即便如此，阳早一家仍扎根于此，每晚与村民一同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们坚持发展奶牛养殖的决策恰逢其时。1949 年，全国牛奶产量仅为 21.7 万吨，人均年消费量不足一小杯。不可否认，当时牛奶消费主要集中在北京及沿海的富庶地区，本质上属于一种高端消费品。以草滩农场为代表的国营农场走在了饮食多样化运动的前列，致力于推广富含钙质的乳制品。近期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有超过 5000 例印刷广告都在宣传喝牛奶的益处。

阳早夫妇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在奶牛养殖领域的影响可谓利弊并存。苏联提供的技术并非总是可靠，比如当时标配的青贮饲料切碎机常常在运转几分钟后就出现堵塞故障。阳早与寒春在原来切碎机的版本基础上进行改进，该机型后来的销量达近百万台。

1972 年后，在北京郊区的红星国营农场，这对夫妇重新投身于农业工作。凭借着政府更大力度的扶持与资金支持，他们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方向，开始探索奶牛养殖过程中技术含量更高的环节。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们着手研究如何维持挤奶管道的无菌状态；80 年代末，他们又在胚胎学领域取得创新突破。彼时，一头普通的中国“黄牛”已能够孕育出更高产的奶牛。

阳早多年来饱受心脏病折磨，长期在院接受治疗，在 2003 年圣诞节那天离世。他的妻子寒春则继续负责农场的运营工作。当年寒春初到农场时，甚至连电力都没有，而如今，电脑程序已能追踪奶牛的血统，同时还可通过恒温器监控储奶状况。她喜欢为朋友们演奏小提琴。直至 2010 年去世前，仍言辞犀利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国内，人们对她的评价则友善得多。在西安北郊，至今仍有老人记得那位面色红润的外国女士。她会为乡邻演奏小提琴，说起方言来，地道得就像本地人。当我们随手拿起一盒知名品牌的牛奶时，便能感受到她当年的工作多么具有前瞻性：包装上那片标示奶牛养殖产地的阴影区域，已不再只是省城边缘的一个孤点，而是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覆盖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县区。

成最早织造贸易网络的血脉。郑和的叩海告诉我们：在人类探索蔚蓝航向的编年史上，中国人曾以最恢宏、最和平的方式，第一个叩响了交流互鉴的大门。

海风千年，吹不尽长安月。那轮曾照耀过张骞持节出使、杨良瑶剪发启航、郑和寻访译员的明月，如今依然悬挂在西安的城头。于是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两条平行的弧线。它们是帝国血脉的一体两面：陆上丝路出玉门、阳关，通向西域；海上丝路从徐闻、合浦、广州、泉州扬帆，驶向深蓝。而长安，正是这庞大网络的

○ 郭依诺

墨耘·曾广闲专栏

丝路长安：琵琶叩海（5）

○ 墨 耘

往事已去，而遗迹长存。更耐人寻味的是，郑和祖上被迫封为“咸阳王”，血脉深处，早与关中大地有了千丝万缕的牵连。他的远航，何尝不是一次次跨越时空的、向长安精神源头的致敬？

当郑和站在宝船之上，望向烟波浩渺

自从这学期申请了文化导游微专业，带着学生走进长安这片厚重的土地，我的生活里便多了一重奇妙的维度。那些平时在课堂上听着理论容易走神的年轻人，一旦站在了西安的街头，仿佛瞬间被这座城市的某种古老磁场接通了电源。

看着这些孩子自豪地向游人介绍着西安的名胜古迹，我总会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动容。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笃定，那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深信不疑的骄傲。

作为一名生在大雁塔底下的人，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太久。久到看习惯了雁塔晨钟声中的游客如织，看习惯了曲江池畔的流光溢彩，甚至看习惯了地下的铁轨如何像藤蔓一样穿透十三朝的夯土层。但每当我独自一人，避开喧嚣，重新审视这片土地时，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几乎要灼伤胸膛的热情。

这种热情，并非仅仅停留在那些

声名显赫的地标上，而是深深扎根于这座城市的肌理与暗脉之中。“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西安的历史变迁，从来不是一本平铺直叙的流水账，而是一部不断被折叠、被掩埋，又在偶然间被惊醒的悬空史。

人们总爱说盛唐的气象，说汉代的武功，但若真要触摸这座城市的隐秘脉搏，我更偏爱去寻访那些冷门到几乎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比如，隐藏在半截老街深处、鲜有游客问津的唐天坛。比起北京天坛公园里那座明清时期的恢宏建筑，西安的唐天坛显得有些荒凉甚至寒酸。它没有飞檐斗拱，没有琉璃瓦当，它只是荒草间一个巨大的、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四层圆台，静静

地蛰伏在陕师大老校区附近。但正是这堆看似不起眼的黄土，曾是大唐王朝最敬畏的场所——圜丘。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冬至日的那一刻，这片土地之上站立着的是身着冕服的帝王。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当你真正站在这座夯土台之上，闭上眼睛，你能感受到一种极其强烈的时空撕裂感。脚下踩着的，是实实在在的黄土，粗糙、干瘪，带着北方特有的凛冽；但这黄土之下，却层层叠叠地压着大唐二十一位天子对苍生的祈愿与对天道的敬畏。史书记载，圜丘的方位对着南郊的终南山，那时的祭天大典，香烟袅袅，直入云霄，帝王在此向上天呈报一年的收成，祈求风调雨顺。

这是一种多么极致的浪漫与苍凉。如今，香烟早已散尽，帝王化为尘土。那曾经沟通天人的神圣祭坛，被岁月风化成了一座默默无闻的土丘。周围是现代居民楼的逼仄，是高压电线的切割，是市井生活的鸡零狗碎。没有聚光灯，没有讲解器，它就那样坦然地裸露着风化的肌理，像一位失语的老人，冷眼看着长安城如何一次次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又一次次在废墟上拔地而起。

这便是西安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的历史变迁，不是旧的被彻底摧毁、新的被完全建立，而是一种残酷而包容的“覆盖”。汉长安城的瓦当碎在了唐长安城的基石下，唐长安城的坊墙又塌陷进了明清府城的护城河里。在这座城



2026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一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藝術報

沟里有草香

○ 范墩子

早晨从一地青翠的荒草中醒来时，阳光打乱了所有沾着露水的梦。昨夜里那热热闹闹的虫声全部消失，连一点的风声都没有。寂静掩盖了整个沟野。远处已经有羊群在吃青草了，若不细看，还以为白云落在了地上。

我躺在半坡上往下滚，感觉天空就在我的头顶，伸手就能抓到白云，晨光并不刺眼，一旁的崖上落了很多鸟，并不叫唤。滚到下面的平缓处，我平躺在地，遥遥地看天，仍能看到一些星星，我在脑海里想着它们落下来的情景。

像雨滴一样纷纷掉落在沟里，孩子们抢着将星星捡回去，放在院落里的窗台上，给家中的小猫小狗看。我想想，也笑笑。没想到这一笑，竟把一地的草香吸进了肚子里。青草的香味湿漉漉的，挂着月影，这可真叫我自在。

我爬起身来，学羊在地上跑，这里闻闻，那边闻闻，不时再抬起头，看看头顶的云。当风微微吹拂时，这片寂寞的沟，似乎到处都能闻到青草的香味了。我没去过草原，但我想，沟里的草香和草原的草香肯定是不同的。沟里的草多是杂草、野草，各种没名没姓没有来路的草，但这片沟却是我的天堂，我爱这沟里的每一株草。沟里的草香，不那么热烈，也不那么浓郁，而是一种极为清淡的香味，只有你把心交给大地，方才能闻见青草的味道。

羊是最熟悉草味的，它们每天都在嚼呀嚼呀，把飞鸟的梦咽下去，把村人的疲惫咽下

去，把生活的苦涩咽下去，也把一地的草香咽进肚里。所以，羊是这片沟里最干净的动物，也是最有人味、沟味和草味的动物。

这扑鼻的草香里，一定埋藏着什么密码，也许是大地的记忆，也许是几千年前的影像，人是无法知晓的。羊把草香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就知道了，不然它在吃上几口青草后，为何要抬头对着苍天咩咩叫上几声呢？

草香在沟里是可以看见的。阳光下，露珠在草叶上闪烁着清亮亮的光，滴落在地时，像绿色的墨滴被抖落，连空气都被染成青草的颜色。花朵在朝着云笑，风从沟里走过时，草香里就能听见一地悦耳的笑声，像娃娃们在耍。

那只蚂蚁从草叶下走过时，正好闪光的露珠落在背上，蚂蚁就停住脚步，闻露珠里携带的草香。蚂蚁好久都不走，它似乎陶醉在半路上了。虫子们也开始出来活动了，蝴蝶从草根下面蹦出来，蜗牛停在草叶上，继续伸展腰肢。这是沟里最美的季节，阳光灿灿，坡地青翠如毯，鸟雀在天上欢叫，怒放的花儿正铆足了劲，在风中抖落身上的尘土。远方的风是透明的，可风一旦将远方的梦携到这里来，就被无垠的沟野染上颜色，而显得生机盎然了。

在这偏远的地方，草香叫人安宁，很快就会忘了昨日的不快。朝四处望去，每一株不起眼的小草，都意气风发，如同士兵在风中唱歌。花儿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它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烦恼，太阳升高时，它们就笑得更欢了。

市，每一次动土都可能翻开一个朝代，每一次下挖都可能惊醒一批亡魂。

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孩子，用清脆的声音向外地人讲述着西安，我突然觉得释然。他们或许还无法完全体会天坛那堆黄土的厚重，还无法理解这座城市在繁华背后曾经历过怎样的撕裂与重组，但没关系，只要他们还在讲述，只要还有人愿意俯下身去倾听这片土地的呼吸，长安的气脉就不会断绝。

而我，依然会做那个在曲江池畔、在古城街巷中独自游荡的隐秘记录者。我隐藏着满腹心事，行走在折叠的时光之上，用我独有的边界感，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座古城最隐秘的骄傲，也守着自己那份不与人言的、深沉的热爱。“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孤独即是清醒，隐藏方得自持。我愿化作长安城头一缕不羁的风，不问归期，只听凭千年的回声，在心底深处，默默激荡。